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益智錄 第一卷

何福 何福，字德有，宛平拔貢生。居縣之北鄙，為人純誠。先富後貧，產業殆盡，而賦稅尚多，每至完納，如過炎山。

是年又屆納期，稱貸而益，僅足其半。思盡有先輸，猶較統欠之為愈也。早起赴都，日晡始抵城。甫入海岱門，有人迎謂曰：「君非選拔何老爺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何熟目之，曰：「素未謀面，無乃誤乎？」曰：「不誤，家主人有請。」「君主何人？」曰：「至自知之。」至，則門閥宏深，儼然素封。其人先入，未幾有頰白老人盛服出迓，三揖而入。坐既定，何曰：「先生尊姓？」曰：「姓胡。」何方欲再言，胡曰：「君何姓、福名、字德有，辛酉科之拔貢乎？」曰：「先生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不但此，君年庚三十有二，新春甲寅寅時生乎？」何聞之，不勝驚異，曰：「願聞先生先知之故。」胡曰：「蒙仙人指示，故知之。請為君徐陳原委：僕年屆古稀，只有一女，及笄未字。仙人述君門閥，且曰與君有緣，今願以女奉箕帚。」何以胡言陡出，且未知其女德容何似，心懷疑懼。因辭曰：「家有糟糠，未敢違命。」胡曰：「君妻氏周，稟性平和，僕豈不知。相容則同居，不合則各爨，何傷乎？且實與君大有利益。」何默不言。胡曰：「今日良辰，便可成禮。君非娶嫡，鼓吹燈彩，概可從略，惟冠帶行禮可耳。」言畢，胡竟入。多時始出，從人托頂帽、補服、朝珠等物。胡曰：「可衣此行禮。」何視之，四品頂帶也。曰：「小生功名卑賤，豈可僭分？」胡曰：「此老夫故物。君衣帽猝不及備，服之行禮，禮畢脫去，又誰見？」何固辭，強衣之。衣甫畢，從人出請。遂入，與女同拜天地；去袱，同拜女父母。視之，二十許絕代佳姝也。既而，肆筵中庭，嘉肴畢具，何對麗飲旨，竟置苦寒於九霄外矣。日暮徹筵，小婢秉燭導入洞房。何若癡若迷，自言曰：「無乃夢乎？」女曰：「實君夢想所不到也。」曰：「誠然。」女曰：「德有之，器小哉！」曰：「吾非器小，心實疑焉。以卿門第而婚於貧生，一也；以卿美貌而甘居媵妾，二也；與卿父素不識面，而吾之姓字年庚歷言不爽，三也。」女曰：「更有可疑者，請君自視。」遂以綢包授何。啟視之，蓋以何名報捐知府文憑也。何感激不勝，始知行禮時所用衣帽，皆預為備之矣。溫柔有鄉，流連不覺旬日。謂女曰：「吾欲暫歸，不知可否？」曰：「可。不然，夫人將謂君舍結髮而逃賦關東矣。但歸須著來時服，以防物議。茲備有白金數百，以備修葺費，仍舊貫，勿改作。房中細軟，妾自為，無勞清神。」曰：「盍偕歸乎？」曰：「今茲未能。破鏡飛天，妾自至，勿懸望也。」何將行，曰：「吾有一物，今失所在。」女曰：「得無封糧之由單乎？昨已投櫃完納矣。」

何至家，妻正異其旬日不歸，見車馬在門，有從者移運財物，不便致詢。運畢，何始向周述相遇之奇。周聞之，深德女，急欲一見，議欲往接。何曰：「勿庸，半月將自至。」周笑曰：「君能待乎？」曰：「能不能卿亦素知，無問我。」何急繕房屋，旬日告竣。至期，女果至。女素服淡妝，無事華飾，見周，欲行嫡庶禮；周止之，遂以平禮見。周睹女笑曰：「芳容若是，勿怪郎君言念不置。」女但微笑。女攜來衣服衾帳等物，皆有兩副，悉與周分用之。後女連生二子，周不育，以女之子為己子，珍愛猶女。女每歸省，往來必以半月，即與何同住，亦不愆期。然每回家，攜帶錢物不下千餘金，何因而巨富。

一日，女與何弄子為樂，忽胡差人迎女，並請何往。至，則酒筵已具。就坐後，胡曰：「僕所積錢，除女攜帶外，尚有十餘萬在茲。」並所市產業文契，一一出示。何駭異問故。胡曰：「實告君，僕非人，狐也。積錢市產，雖為女故，實君夫婦福命應爾，豈妄為哉！自小女歸君後，每月望後來家一二次。今女既生子，君三人居室和睦，僕願已了。茲將入山修道，不復返。」女聞之，潸然泣下。胡曰：「行期尚未定，半年後或未晚也。」女終不樂。席終各寢。女早起省親，已不知翁媪去向。

虛白道人曰：遭遇如是，人之所同欲也。假非純誠，何有坐享之福？狐雖能福人，亦由人之自致，豈有私心於其間哉！

事似涉幻，文極顯明，斯為妙筆。侯仲霖

有德者必有福，事奇理正，是謂奇而法。上元李瑜謹注

鬼聯

某郡署，每至半夜，恒聞吟哦聲曰：「半夜二更半。」相沿久，弗之怪也。太守錢公新蒞任，聞而異之。及曙，集署人問焉。蓋十年前，某守夫人深通文墨，夜半偶得此聯，屬對不能，以此致疾而歿，後遂夜聞鬼言如是。公嗟歎良久。會中秋夜飲，客既散，心戀月華，低徊階畔，聞鬼言如前。公曰：「今夕得對句矣！『中秋八月中』，可璧合否？」自此鬼言遂止。

虛白道人曰：以一聯致疾而歿，斯亦愚矣！然世之人予智自雄，而於不能者甘於不能，而不肯深用其心思，反謂所學高美，而為人所不能及，以故終身無進境，則不愚者之有愧於愚者多矣。若夫人者，謂之好學深思也可。

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，可人才鬼傳。上元李瑜謹注

冤縊

某甲在家讀書，而有乙某伴讀。甲是年夏月娶妻，成婚之夕，女曰：「聞君讀書有年，願出一聯請君屬對，佳則宿此，否則登閣讀，名成後相見未為晚。」甲曰：「諾。」女復曰：「妾係女流，不可上人，出一下聯可也。」因云：「等燈登閣各觀書。」甲構思多時，苦無佳對，慚而出，竟入書房。乙某曰：「是夜一刻千金，何故出宿？」甲為細述，懷慚而寢。乙久聞甲妻美，冒名人，見甲妻曰：「藻思工巧，苦無佳對，請俟來日徐思，幸勿以曳白見擯。」甲妻微哂。既而就寢，早起而去。次夕，甲入，復曰：「所屬之聯，實不能對。」女曰：「君何言之煩也？」甲言：「前夕宿書房，毫無一言，何煩之有？」女知前交非夫，失節已真，因自縊死。

後甲、乙同年入泮，俱入鄉試。時貢院中有桐樹一株，中秋夜監臨椅坐樹下，仰望秋月，偶得一聯云：「移椅倚桐同玩月」。思無確對，因即刻出示，凡場中士子，有能對者，另紙書之，各錄府邑姓名，佳者有賞云云。示後，坐睡樹下，夢一美人曰：「妾有一聯，『等燈登閣各觀書』，不知可對否？」監臨見美人項係繩而舌出，因驚寤，知為含冤縊鬼。立差官入場取對，內有甲、乙二人所對雷同，實即縊鬼聯也。意鬼之縊，必由此對而致，鬼之冤，亦必由此對而伸，因暗記甲、乙府邑姓名。榜後，將甲、乙傳至，委官問之。先問甲所對之由來，甲實言出自亡妻，並歷言其縊死情事。官曰：「汝出宿書房，其對文情節與他人言否？」甲曰：「曾與伴讀乙某言之。」官曰：「乙此夜在書房宿否？」甲曰：「生晝與同室讀，夜則各居一室。生為暑熱不寐，夜起乘涼，呼乙不應，觀其房門外鎖，始知不在，黎明始回。」呼乙上堂，問所對出自誰手。乙曰：「出自心裁。」官曰：「是對出自甲妻，甲慚不能對，出宿書房，向汝言之。汝曰自對，不亦羞乎？」乙不答。官曰：「甲妻縊死之故，汝知之乎？」乙曰：「不知」。官曰：「甲出宿書房之時，汝在書房宿否？」乙曰：「在。」官曰：「不然！是夜甲起乘涼，見汝房門外鎖，業已供明，何能支吾？」乙曰：「實未在書房宿。」官曰：「汝何往乎？」乙曰：「回家省親。」官將乙父傳至，問曰：「汝子在外讀書幾年？」乙父曰：「僅在甲家二年。」官曰：「亦時常回家否？」乙父曰：「因子功名未就，除清明、端陽、中秋，不令回家。」官曰：「汝子年逾冠，娶妻在室，或有歸家而汝不知之時乎？」乙父曰：「因子讀書，恐分心志，未與完婚，今始定於十月間嫁娶。」官猶恐屈乙，復曰：「汝子在甲伴讀，或因甲有娶妻之故不便讀書，暫為歸計，汝不記憶？」乙父曰：「無之。前亦以此意囑子，而子實未歸。」官令左右錄清，提乙上堂。官曰：「汝父供明，恐分汝心，除清明等三時不許回家。甲出宿書房之夜，汝既不在甲室，又未歸汝家，果何往乎？」乙無言可答。官笑曰：「吾知汝之往處矣！」乙曰：「何往？」官曰：「冒甲名入甲室，淫甲妻矣，否乎是也？」乙不招。官令摘去頂帽，勢將用刑，乙懼，悉承之。乃曰甲妻縊在次夜，與己無乾。官怒曰：「汝入甲室時，必曰佳聯難對，甲入復如是言。女知前交非夫，含羞而縊，猶曰與汝無乾乎？因汝姦淫而死，汝自擬抵，尚望生還乎？」上台以甲妻亡而未

娶，乙將娶而得罪，判令本縣為媒，使乙未娶之妻歸甲為繼，以為淫人之報。

虛白道人曰：銜冤如是，似永無明期，不謂巧借一聯，曲曲而伸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誰謂上天無皂白！

聽斷如是，決無冤屈，惜君未得一試也。侯仲霖

近李雲生太守刊《刑案匯覽》數十卷，惜未見此而錄之。馬竹吾

監臨明決如此，平時之察吏可知。上元李瑜謹注

小寶

邑有鄉人李某婦王氏，秋攜幼子適田畝，見其地首樹下有皮搭一個，知為行人所遺。提之，甚重，知中有物，而不啟視。因以禾葉遮蓋，坐其上以待之。未幾，見一人乘馬至，行色匆匆，下馬急問曰：「適遺一物，曾見之否？」氏曰：「何物？」其人曰：「皮搭，內赤金三百。」氏曰：「吾未見金之赤白，但言皮搭之新舊樣式可耳。」其人細述之，氏知真為所遺，遂起身去禾葉，指示之。其人啟視，內物分毫未動，不勝驚異，曰：「僕欲將此金分贈一半，乃家君誤傷人命，急需此項打點，不可短少，奈何？」氏曰：「盡執去耳，吾家雖不裕，非分之得，視如浮雲。」其人五內銘感，因問：「夫人何姓？」曰：「姓李。」曰：「小郎君何人？」答以幼子小寶。其人曰：「吾劉達，世居山西某府邑之北關，嗣倘日用不足，差人往，必厚贈以報德。」氏曰：「千里之遙，無論往返不易，即有便人，亦未必相信。」達以名字圖書一方授氏，曰：「可借此物為信。」言已徑去。後氏遭家不造，朝不謀夕，不得已謂子小寶曰：「汝父在日，有至友劉達，世居山西某處，往投之，必大有得。」小寶曰：「素未謀面，往豈見信？」氏曰：「有信物在此，執之往謁，必不見疑。」寶奉命就道，沿途行丐，迤邐而往。

行數日，至一莊，見一巨室門懸燈彩，知有喜事，因就巧其門。有一人出，上下瞰寶，曰：「年庚幾何矣？」寶曰：「十七歲。」其人曰：「來，吾飽汝。」寶隨至其家，以食食之。食已，其人曰：「有事相煩，不知肯否？」寶曰：「何事？」其人曰：「吾姓張，生有一子，自幼與北關劉姓結親，今日娶妻，俗尚親迎，其貌不揚，不堪往迎。煩汝代往，過門後必厚酬。」寶曰：「情願代勞。」張喜，出新衣衣寶，輿儀以往。

至，既奠雁，御輪將歸，從人報曰：「漲河，水長數尺，人不能濟。蓋來路有旱河一道，寬約數里，山水陡發，隔阻行人云。劉翁曰：「今徐良辰，豈可失過，就此合盞亦可。」從人雖不欲，亦無可如何。至夜，寶衣冠兀坐，終夜不寢。次夜，寶復如是。女曰：「君有心事乎？」寶不答。女復曰：「得無以妾姿醜陋，不堪奉事乎？」寶曰：「豔絕如卿，不啻月殿仙人。得妻如卿，夫何憾？實告卿，吾與卿非夫婦。」言際，窗外有人竊聽，急告劉。劉呼女問之，並請寶至內室問曰：「適才非夫婦之言，何故出乎？」寶答言無之。劉曰：「室內有人，窗外有耳，何得言無？」寶不能支，遂歷言相代之故。劉曰：「聞君語音，似非此處人。」寶答以山東。劉曰：「來此何為？」寶曰：「投先父至友劉翁。」劉曰：「識其面否？」曰：「不識。」劉笑曰：「既不相識，即投之亦未必見信。」寶曰：「有信物為據。」劉曰：「祈賜信物以觀。」寶舉以授劉。劉視之，乃所贈王氏之名號圖書也。遂喜形於色曰：「君係李夫人之子，乳名小寶者乎？」答曰：「是也。」劉曰：「若然，君不必他投，劉公固在此。」寶曰：「安在？」曰：「即僕在此。」遂細述遺金之事。曰：「今慈言投先人至友者，蓋不欲伐其還金之善，真女中聖矣！吾感令慈盛德，無日忘之。今喜天假之緣，君既與我女合盞，君即我婿。」並謂女曰：「李郎即汝婿，汝非張姓人也。」

張訟於官，官問劉曰：「汝既以女許張，何復適李？」劉曰：「張倩李代迎，身即以女嫁之；而以女嫁之，並不知其李戴張冠。」官曰：「汝欲女從誰氏？」劉曰：「女從李郎，今已旬日，豈有他適之理？」官問張，張欲將女斷歸其子。官曰：「劉女已非完璧，斷歸兩失其美，不若另為子娶為妥。」張切切懇求。官怒曰：「嫁娶何事，而令人倩代，其咎盡在汝。無已，將治汝欺偽之罪。」張懼，案乃結。後寶迎養其母於西，遂家焉。

虛白道人曰：觀小寶之遇合巧，知小寶之福命厚。然非小寶之福命厚，實小寶之母氏志行高美而有以致之也。夫見行人之所遺，提之甚重，知中有物，而不啟視，是何等度量也！其享意外之福也，宜哉！

此篇三大波折：劉達失金而王氏不昧，一也；小寶行丐而受僱迎親，二也；劉女出嫁，弄假成真，三也。篇中有起有伏，如灤水發源，三伏三現。蓋防如

佈局謹嚴，無一平筆，的是文壇健將。上元李瑜謹注

柳逢春

鄰村劉某貿易德州，言德有鄉人柳茂者，薄有積蓄，有一女而無子。有胞姪逢春，析居已久，疏視之，遂將所有盡給於女，以為終身衣食有賴矣。乃其女黽勉為心，初得資財時，接父如上天之神；漫生懈怠，繼以憎惡，不啻刺眼釘焉，役之若奴僕。終日劬苦，後至每食不飽，而茂也更慘矣。負氣出女門，將欲適姪，因思財物一毫未給，自覺無顏，遂丐於市鎮。甫至一莊，向大戶投棲，喊叫一聲，雙頰飛紅，口難再啟。忽見姪逢春從內出，曰：「聞聲似叔，果然矣！吾姊無恒，畜叔不卒，尚有姪在，豈肯視斑白之叔按人戶討生活耶？叔少待，姪即出。」蓋逢春幼習木工，適在此家攻木，遂謂主人曰：「今吾有事，明晨早來。」出約茂同歸。至家，謂妻任氏曰：「叔飢矣，可速炊！」謂叔曰：「今後勿適姊家，姪產業雖微，手藝尚可恃，當不至餓殍死。縱時乖命蹇，衣食或有不足，斷不肯凍餒老叔。」茂聞之，慚喜交集，始知養女無用，悔之已晚。逢春為人工作，屢不家，任氏事茂如翁，儼等孝婦。斯時也，茂坐享安飽，竟忘其無子，反恨多生一女矣。偶游劉智廟會，見有賣盆花者，花雖不奇，而盆中有石二塊，實係金鋼。茂嘗業錮漏，故識之，而賣花者不知奇貨之可居也。遂以賤價得之，持石轉鬻，得白金千餘兩，寄相識典鋪中，尚未與逢春夫婦言也。

一日，逢春謂叔曰：「某人延請，叔可赴之。」茂詢何事，逢春曰：「某處有地一段，左鄰係某地若干畝若干畝，竟不與聞，作價千餘千賣於某為業。某日成契，故爾相約。」且曰：「往則往耳，勿理較，此地本吾家所不能市。」茂偽諾之。至期，茂往少遲，已丈量畢，將成契矣。茂曰：「中為誰？」買主曰：「某某是也。」茂曰：「不善作中。地鄰雖力不能買，理合使知，爾等能料吾家無如許錢文耶？」中不言。買主知茂力不能市，遂答曰：「似此無妨，君欲買，僕願讓之。」茂曰：「真乎？假乎？」其人曰：「決不食言。」茂曰：「若然，定於隔日圓契。諸位悉在，恕不舉帖。」眾曰：「可。」茂辭歸，向逢春言之。逢春曰：「彼固可惡，然買之則錢將安出？」茂曰：「無虞！」逢春猶恐買產無資，貽笑於人，切言不可。任氏從旁微窺，知叔必有藏贖，遂謂夫曰：「叔欲買則買耳，設若無錢，則言叔年老致昏，於汝何與乎？」明晨，茂叔姪赴城買菜，茂領逢春直赴典鋪。甫進鋪門，鋪人交相致敬，情意極親。逢春心計曰：「吾叔與鋪人何如此之相熟也？」既而鋪人謂茂曰：「來城何事？」茂曰：「買地幾畝，特來買菜耳。」鋪人曰：「今日使錢幾何？」茂曰：「且使千餘千。」鋪人曰：「下餘之項如何？」茂曰：「下餘二千餘千，後令小姪逢春陸續取之。」叔姪同出買菜。歸，成契交價畢，逢春問錢之由來，茂始言金鋼之事。以此逢春家饒裕，富冠一鄉矣。茂女聞父復富，心懷覬覦，歸省厥父。茂不令入門，逢春幾諫不聽，乃約姊別院，待之以禮，厚贈送歸。終茂之生，兩家斷往還焉。

虛白道人曰：甚哉，女之不可恃也！雖女非盡不可恃，而不可恃者十恒八九。而世之偏厚其女，薄待子姪者，豈不愚哉！若茂之女，可為炯鑒。或謂茂之財亡於女，而復得外財，造物之於茂似乎偏厚。然非偏厚茂也。使茂財甫亡而即得是財，可為偏厚；使茂欲去其女而自啟門戶，即得是財，可為偏厚；使其姪待之甚薄，不能安其身而得是財，亦可為偏厚。必待逢春視茂猶父，任氏視之如翁，致茂竟忘其無子，反恨其有此一女之時而始得是財，是造物之厚茂，實厚逢春也。以是知茂得是財而仍給其女，造物不與也；茂得是財而自私於己，造物亦不與也。茂可謂能改過，逢春洵倫常中人也！

劉茂無足取，逢春真可法，此篇可名為勸世文。蓋防如

作善降祥，天理之當然也，勿以海市蜃樓視之。上元李瑜謹注

陳若愚

東昌陳若愚，業儒，倜儻不羈。嘗讀蒲留仙《聊齋志異》，記狐事有類仙者，有類俠者，常欲得一為友。多方覓請狐符咒，屢試不驗。聞某山多狐，攜肴酒而往，肆諸山坡，酌酒奉筭，如敬賓然，亦無驗。凡溶溶月下，寥寥花間，不時默禱，訖無影響。乃曰：「天下固無狐，不然，何以奉請多日而不一遇也？」

一日，獨居書齋，有遊學者一人來，長揖自坐。問其姓氏，答言姓干名祿，小字學純。談吐高雅，陳心頗愛之。既而大雨傾盆，齋有藏酒，出與共飲，而已位未嘗與易也。接談久之，陳言素有友狐之願，迄今未遂。祿曰：「君之欲得狐友者，其意何居？」陳曰：「狐有先知之明，而無難至之處，友之則諮詢有人，遨遊有侶；遇可免之禍無懼心，不可免者，白刃可蹈；遇應得之福無幸懷，不應得者，爵祿亦辭；肴嘉酒旨，可立共飲食；花前月下，可刻候賞玩。身無掛懷之事，心無憂悶之時。僕之欲得狐友者，此耳！豈有趨利避害、貪富圖貴、切切求助於狐之意哉？」祿曰：「若然，君願易副，即僕便是狐也。」陳聞之，喜出望外，離坐而揖，先懇恕罪，延之己位。時雨已止，更設酒饌暢飲。時陳方弱冠，而祿長五歲，陳遂兄狐。言語投契，恨見之晚。陳曰：「異日弟欲祗聆雅誨，何處奉迓？」狐曰：「無庸，硃書僕字學純，周圍各畫圓圈八個，下書君名若愚，周圍各畫圓圈四個，以火焚之，僕即至。」陳善飲，狐亦巨量，獻酬交錯，陳不覺大醉。醒而視之，狐已杳。明日，購美醴珍饈，及晚，硃書如狐言，焚之，狐果至。曰：「夜來縱飲，何復見招？」陳曰：「日昨倉猝，大非敬客禮，今聊肅豆觴表寸心，嗣後便弗爾爾。」既而就坐，歡飲通宵，至曉方散。自是旬日輒聚飲。

一日，狐曰：「君家固不甚裕，益以酒費，入出不敵，奈何？僕有一術，可以致富，但心願焉而終不敢。」陳請方略。狐曰：「南山石室中有白鏹數萬，可借為本，以權子母，利足仍還其本，無傷理數也。」陳曰：「可。」狐於是運銀至陳家，凡令收買之物，利必加倍。五六年間，而陳稱富有矣。陳曰：「利足日用，本宜歸還。」狐曰：「君，信人也！」遂將本銀如數運去。鄰村蔣生者，與陳有夙嫌，乃匿怨友陳，思乘間中傷之。一日陳與狐飲，蔣使持東至。狐曰：「此叵測也，決不可赴！」陳遂壁還原東。聞人遽白：「蔣生親至。」陳曰：「似此何以處之？」狐曰：「暫應之，當再為謀。」陳請狐暫避，狐曰：「勿庸。彼雖至，不見僕身也。」陳遂出迎蔣生入齋。蔣自執東呈陳曰：「敬理杯茗，奉迓以敘，奈何外視，不肯辱臨？」陳曰：「無故叨擾，於心不安，既蒙見愛，何敢自外！」蔣喜，留東而去。陳曰：「不去則未免不情，去則適受其害，如何則可？」狐曰：「半途托病歸，則兩全之矣。」至期，蔣使二人速客，立等同行。陳心懷疑懼，迤邐而去。至中途，陳忽抱腹坐地曰：「舊病復發，實不能往，敢煩代達。」二人不聽，強扶而行。正危急間，對面忽來一人曰：「請客而客適病，強扶而行，必不懷好意！且與汝二人何干？汝歸但言客中道病歸，斯亦已矣，何苦如此？」二人喏喏而去。陳視之，乃狐兄也，遂談笑而還。蔣有姑氏之子孫生者，素嗜酒，是日不約而來。至客舍，寂靜無人，甫坐，見天窗有酒具一，取而下，酒不滿器，嗅之甚香，遂連飲數口。俄腹痛如裂，大號。孫母適在，聞而趨出問之。孫言飲酒之故，言已而卒。立呼蔣至，蔣明知中毒而不敢言。蓋蔣所購之毒酒，飲於醉飽之後，其毒發於二三日之間，空心服之，立能斃人。孫父訟之官，官問蔣蓄毒酒何用，蔣不能隱，遂吐實。判以謀殺擬抵。

陳好宴飲，又累年習賈，久疏簡畢之事。會學使按臨，試童尚違月餘，狐曰：「臨陣當磨槍矣。」陳笑曰：「諾。草芥功名，今生得之否？」狐曰：「必得。」問：「何時？」狐曰：「近在科歲兩場耳。」狐又曰：「制藝妍媸，僕頗能辨，願擬數題，君製成文，僕為君決之，可乎？」因出文題二、詩題一。陳作畢，錄呈狐。狐曰：「不見出色，可另作。」凡三作，狐曰：「可矣。場中有此，望一售矣。」遂使熟復之。陳再請命題，狐曰：「場期臨邇，不必多作文字，但涵泳以養文機可耳。」既入場，三題皆狐所擬，遂入泮。

陳妻偶得時疾，數日不癒。陳曰：「室人之病如何？」狐曰：「恐無生理。」陳不深信。諸藥罔效，旬日尋卒。窆後，陳曰：「僕欲續弦，聞古人有娶狐婦者，深慕之，不知肯作蹇修否？」狐曰：「叨列知己，焉能辭責。但鄉也諸事，僕雖就中贊成，咸君福命應爾。茲事全憑人力，成否未可預卜。僕有表妹飛霞，及笄未字，德容兼全，洵屬良匹，當即為君媒之。」陳曰：「可先見否？」狐曰：「可。明晨靜候，約君同往。」言已辭去。

翌日，陳早起盛服以待，日將午，而弗至。陳緣終夜凝思，未多寐，不覺兀坐睡去。狐忽至，約即同往，而路甚生疏。忽見村落，僅一大門，狐先入而陳隨之。至客舍，圖書彝鼎，儼同世家。陳曰：「此誰氏居宅？」答曰：「即舅氏胡姓也。請少待，入省舅氏。」狐入見胡母，周旋畢，曰：「表妹何弗出見？」胡母曰：「東園中採花去矣。」狐辭出，約陳同人東園。陳曰：「來此何為？」狐曰：「佳人在此矣。」既入，見花木成蹊，紅紫叢中隱隱露一亭，有二女郎與二婢嬉戲其間。行既近，狐曰：「霞妹若大，不問兄好耶？」女方欲啟齒，忽見陳，俯首不語。狐曰：「此愚兄至友。」令陳揖之。女含羞還禮。陳見女郎嬌波流慧，細柳生姿，實生平所未睹，注目不移，竟忘顧忌。狐窺陳情形，故與飛霞攀談曰：「妹子青春幾何？」答言：「十六歲。」狐曰：「姑家姓甚？」飛霞雙頰飛紅。大婢笑曰：「我未見表兄以是言問未嫁之表妹者，若告老夫人，叱辱當不免。」狐視陳仍眈眈目視，因詠唐詩一聯云：「相看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」陳會意微笑，遂與狐出。狐曰：「請君先歸，僕即至。」陳醒，知狐約以夢遇。回憶女郎容華，反恨夢醒之速。未幾，狐至。曰：「為君親事將牙磨去五分，乃其事不成，如何？」既而曰：「僕有姨妹，年相若，容華不分上下，再往彼處媒之何如？」陳曰：「一自敬亭看過山，曾經滄海難為水。」狐聞之悵然，乃曰：「成事在天，而謀事由人。請限五日，再為君謀之。若事再不諧，僕末如之何也。」言已遂去。果五日开始，曰：「諧矣。但有微嫌，不敢不告：谷則同室，死不同穴已耳。」陳曰：「前妻已故，合葬有人，此何嫌也？」狐曰：「若然，請君擇日過門。」陳曰：「旬日可乎？」狐曰：「雖有君命，何其速也？」陳亦笑曰：「情急矣，僕猶以為遲。」狐諾之。至期，胡果送飛霞至。陳視之，較初見時更豔絕。自此後狐來暫稀。霞生三子皆貴。陳逾八十，霞漸以家務交子媳，而為陳理身後事。經營方畢，陳無病終。既殯，霞亦亡去。

虛白道人曰：狐之助陳，可謂至矣，然皆弗求助而狐助之。苟放利為心，諮詢仰望，恐狐將厭而棄之矣。黃帝遺元珠於赤水，離朱索之不得，象罔求而得之，如是如是。

狐能解制藝，大奇。上元李瑜謹注

安燕貽

鄉人某，以賃車為業。言嘗載客至登州，見店門外一童子，年約七八歲，聰明清秀，丰姿甚美。某亟目之曰：「何物老嫗生此？」店主指謂曰：「此安相公，對門張氏甥。其中有一段奇文，店事畢，為客言之。」既扃戶，某好清談，向店主詢其事。店主曰：「敝莊東西長六里有餘，店在莊之東首。西首有安燕貽者，邑諸生，好排難解紛，鄰村倚之無訟獄之累。與小店對門張姓名芳者結兒女親，安男而張女，男女同庚，皆十五歲。結姻之二年，十月間，店迤東裡許演劇賽神，燕貽之子順亦來觀劇。甫至張門，見張女適立門內。兩家原係舊戚，男女素相識，因問曰：『家中得無人乎？』女曰：『都看戲去矣。』順竟入，跟女至臥室，遂相歡好。事已，兩幼無知，不諳禁忌，順適口渴，飲盃中冷水，遂暴病，遍身汗出，不能移寸步。女手足無措，尤恐看戲人歸，急扶順至閒園小屋中。女往來審視無停止，猶冀病瘥。比夜半，氣已絕。是夕值大雪，女忍泣負屍委園內灰池中，覆以亂柴。比曉，雪已盈尺，家人復將殘雪悉裡於池，而其跡遂泯。未幾，女腹漸大，母曰：『病乎？』女曰：『非也。』母怒，逼令自盡。女曰：『兒固宜死，然宜死於安門，不宜死於母家。』母聞女言有因，苦問之。以實告。張欲將女送過安門，安曰：『小兒出亡，迄今未知下落，何能娶媳？』張曰：『前已定過門之日，今已屆期，先將小女送來，俟婿歸成禮，未為不可。』安不欲，張強之。過門後，姑見女之情形，知為有孕。問之，女曰：『夫歸自知。』姑曰：『吾子何時往？復往何處去？』女曰：『十月間至媳家，媳實

不知其去向。』姑疑信參半，終日辱罵。女不堪，深夜自縊。姑夢子云：『媳之孕，實兒之子，今將縊，可速救之。』母醒，大懼，呼家人共往視之。女已縊，急解釋之，尋蘇，自此姑媳始和。彌月，產一子，安夫婦甚喜。過百日，方詢子之下落，女實以故告。店外所見之童子即安燕貽之孫，而順之子也。』後聞張氏訓子有方，廿歲領鄉薦。

虛白道人曰：幸哉，安氏之有一線之祧續也。然其始，餘為之深慮者則有三焉：安順死於張室，已既無子，何有於孫？此祧續之無望，一也；安順雖交於張氏，而一索未必得男，此祧續之將斷，二也；張氏雖有遺腹，男女未卜，使張氏縊死，母子偕亡，此祧續之終絕，三也。雖涉幽期，能生貴子，豈非天道福善之一驗哉？蓋既為諸生，而排難解紛者，甚屬寥寥也。

張女守志撫孤，勿以未婚私媾哂之。上元李瑜謹注

薛維東

薛維東，河南人。與鄉人妻尚義幼同幾硯，同時入泮，又同年舉於鄉，乃造就相似，命運懸殊。妻連科會殿，未幾為郡守，除廣西柳州府，車馬赴任，榮耀何似。薛乃僕僕公車，數戰皆北。家固不裕，又連應春官試，既需資斧，且無館穀，以致家徒四壁。因思生平交好無有過於妻者，遂稱貸而往，兩月始至。接見之初，已窺妻無留意，猶望去時或有厚贖。一日，妻忽紙書一聯，請薛屬對，其聯云：「南方日暖難存雪。」薛思之云：「雪」「薛」同音，「難存雪」，不容薛也。遂不辭而去，憤志功名，會殿悉捷，後升任直隸天津兵備道。妻罪坐賄賂，免官籍家，一貧如洗。不得已，趨投薛署。薛敬禮之。一日對飲，薛忽曰：「柳州之聯，今始有確對，言之勿怪。」乃云：「北地風高不用樓。」「婁」、「樓」音同。妻聞之，心慚面赤，謝罪不遑。薛曰：「本非有意報復，有此確對，可證因果耳。」待之禮貌不衰。妻自慚，遂告辭，薛厚為之贖而歸之。

虛白道人曰：薛維東，忠厚人也。身受友人之辱，即效尤為之，孰謂過刻？乃竟置之度外，接之以禮，贈以厚贖，蓋亦世之所希也。若妻尚義者，豈足齒於士哉？

善戲謔兮，輕薄人固宜遭侮如是。上元李瑜謹注

狐夫人

馮范，字價人，太原故家子。十五入泮，出就外傳。塾隔一巷，路經楊太史之第。晨興赴塾，見及笄女郎獨立門內。微睨之，如新荷垂露，濃杏含煙，豔絕之姿，世無其匹。范疑為太史女，趨而過。後往來輒見之，眉目傳情，久忘顧忌，遂朗吟曰：「有緣千里會相逢，對面無緣各西東。」見輒吟之。一日吟甫畢，女郎執一紙封，擲於街心。范拾而啟之，內云：「漫道紅繩牽月老，良媒孰見到桑中？」范吟畢狂喜，見前後無人，遽入其門，握腕接吻，女無愠色。急請會期，女曰：「晚上來，吾在此也。」范見女臂著金玉釧各一雙，遂脫其玉釧一隻而去。及晚，女果在焉。女約范同人，范不敢。女曰：「但行不離我身，雖遇人，自無妨。」范從之，穿廊越樹，果僅僅往來俱若弗見之也者。至後樓，幕卷卷橫，知為女郎臥室，遂相狎。竟夜之歡，女似不堪，曰：「狂郎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」范曰：「並難自由。」未幾，雙雙睡去。女醒，搖范曰：「貪歡忘曉矣！」范起，見日已向午，憂形於色。女曰：「勿憂。」乃以紅巾授范曰：「執此出入，勿與人語可也。」後范無論晨昏，門啟即入。及半年，無知覺者。

一日，范父將為議婚某家，與范商之，范輒搖首不語。問之再三，乃曰：「非楊太史之家不欲。」范父曰：「太史與有年誼，果有笄女，媒之當無不諧。」范曰：「兒見之屢屢。」乃使人探訪。覆命曰：「太史無及笄女，且聞太史後樓多狐，常托化人形，曩所見未必非狐。」范父懼，不令范出門，且急為謀婚。聞董太守之女麗而賢，媒定之後，急為完婚。成婚之夕，范視新人與前所交狐女分毫無異，大駭。轉瞬間忽有二新人，即送女之客不能辨也。范母曰：「吾一生止此子，不欲令有狐婦，可急去。」二新人俱笑而不言。又曰：「物既能化為人，羞惡之心亦應有之，身為人憎而靦顏在此，不恥耶？」言已，頓亡其一。聞暗中云：「老母不欲有狐婦，此願難遂也。」後董氏歸省，姑限以半月，輒三日歸。問之，曰：「鄰人娶婦，恐見新人，故送兒還也。」姑信之。及晚，謂范曰：「妾與狐姊，君亦能真識於其間乎？」范曰：「僕識之，他人不能。」女笑曰：「恐君亦屬皮相者。」及半月，董人送女至，始知先期而來者乃狐婦也。夏夜，范母偶得時疾，急呼董氏，氏應聲而至。見姑吐泄不止，症候甚危，氏曰：「媳蓄有藥丸，專醫此病，不知姑敢嘗否？」曰：「可急取來。」氏取藥與姑服之，病立愈。及曉，董氏朝姑，姑曰：「今夜若汝不以藥丸救我，此時早赴冥路矣。」董氏曰：「今夜不知姑病，實未嘗以藥丸相救。」始知醫藥皆出自狐手，由是甚德狐。後董歸則狐來，明知為狐，亦不之禁。比三年，董生一子，因產致疾卒，董母哭之慟。從媪曰：「勿哭，吾家姑娘固未死，現在內庭應客。」董母趨視之，果然。曰：「吾女猶在，棺中誰之屍也？」姑告之故。董母曰：「貌猶吾女，即吾女也。不知如吾女者，肯以吾為母否？」狐聞之，伏地呼母，董母反悲為喜。范母子雖有喪媳之戚，而有狐婦代為操作，悲思弗深。於是停喪在堂，扶柩厝野，無哭者焉。董氏之遺子命名相如，狐鞠育有術，保之如己出。范以此弦斷弗續，家人有時稱為狐夫人，狐亦莫之怪也。

相如及長，聰明秀麗，弱冠入泮。未幾，范亦病卒。相如以父沒，無所嚴憚，荒於遨遊，不事舉業，大母母氏叱辱交加，不顧也。且以為在家終有管束，乃竊白鏹若干兩，攜帶衣物亡去，以為囊中有物，遨遊不患無資。狐夫人以術取回之。復以為典當衣物，可支年許。狐夫人以術焚之。不出旬日，相如空乏甚，欲歸家而心慚，欲投友而面赧，進退維谷，陡生拙念，而終不忍為。獨步野外，腹餒難忍，縊遂決。解帶係木，伸頸而縊。縊後，覺有人解釋之，蘇而目之，蓋頌白老人也。移時起謝，問曰：「老先生尊姓？」曰：「僕姓史，字得仁，今八十餘歲。君正妙齡，何緣而出此？僕家遠此不遠，可至寒舍詳敘。」既至，相如自道姓名，歷言遭遇之艱。史曰：「咎不在繼母，使君勤功誦讀，何有叱辱之加？」遂饌以酒食。已，史曰：「送君還舊府何如？不然，僕園中有草舍三楹，可以下帷讀，君能甘其寂寞乎？」相如曰：「能，但慮膏火無出。」史曰：「此小事耳。」遂引相如自內庭曲曲達園入室。史曰：「此園原有便門，因無人看守，將門扃鎖，出入必由內庭。」言已辭去。相如見園中雖無多花卉，而夭桃文杏，翠柏蒼松，皆可玩賞。室內明窗淨幾，滿架書籍。視之，凡學堂應用之書大概悉備。及午，酒食由內送出。及夕，酒食如故，並衣服衾帳色色送到。相如心不自安，兀坐草堂，毫無所事。欲出遊而園門扃鎖，又不便從內庭出，悵悶已極。不得已，復理舉業，高聲朗誦以破悶懷。及晚，酒菜倍他日，來人曰：「家主人即出。」既而史至，二人對飲，馮為主而史為賓也。史曰：「聞君誦讀，可喜可欽。然每日讀書，必按課作文，近今之可師事者其誰乎？」曰：「某進士其可。」言至此，史即辭去。至第三日早，史出詩文題各一以授相如。相如曰：「此題出自誰手？」曰：「某進士也。」相如曰：「何以得此？」曰：「僕已代君投刺納贄矣。可速作，日夕僕自走領轉送某進士。看畢，僕仍送還。」言已，即告辭曰：「勿誤功課。」及夕，史果待於園中。相如急為錄清，卷交而史去，後遂習以為常。一日，詩、文題均難，深心構思，不覺睡去。及醒，日已過午。及夕，稿尚未脫，史待於園已多時。相如出辭，兼告以故。史曰：「諾。君速去作文，勿顧僕。」屢辭屢諾，而史仍弗去。相如遂急為草創，夜半錄清，而史始去。相如於此心實有不忍焉。後早創速錄，史至即交，無煩立俟。

相如目不窺園，屈指三載。一日，史曰：「大比臨邇，可為報名投卷計矣。」曰：「諾。」史曰：「去時勿啟園門，可由內庭出入，亦無令人看守書室。」相如悉應之。然每出入輒見二八女郎侍立庭內，審視之，容華如仙，秀曼都雅，不覺神馳。入闈之前三日，史敬理杯茗為相如送場，曰：「進場後珍重墨卷，堤防火燭，構思勿偏僻，全場自有望。」諄諄切囑，儼同道學，相如悉敬聆之。曰：「適有一事，萬望明示。昨見內庭有及笄之女，果係恩公何人？」史曰：「渠皇甫氏之子，拙荆之外孫女也。因渠父母雙亡，故就養於此。」相如曰：「未報高厚，復有煩勞，自覺不情。但相如自幼未婚，不知恩公肯為伐柯否？」史曰：「場後歸商令堂，不嫌寒微，自無不妥，蓋主張全在老夫。不日進場，精神不宜外馳，請辭。」三場既畢，龍虎高張，相如得中經魁。衣冠謁史，叩謝鴻恩。史曰：「此皆令堂之慈惠，僕何力之有？」相如聞之愕然。史曰：「僕非他，令堂之父也。初，僕自東郊之從君而西也，令堂在舍下已等候多時，盼望眼紅矣！嗣後甥按課作文，令堂每課必來，卷交始去。夙昔甥完卷之甚遲也，甥徒知僕久候於

園，不知令堂哭壞於舍下，以為甥半途而廢，不可為也已。及夜半見甥文卷，僕告以故，始反悲為喜。不但此也，每逢一課，令堂必索某進士之閱卷觀之，看得好則喜形於色，不好則淚含於目。其喜與泣之心懷，不知如何交迫。為甥故，令堂已形消瘦立。昨於未張榜之先，令堂來此聽信，聞甥中，即馳歸報喜於令祖母矣。」相如聞之，抱頭大哭，恨聞知之晚。即刻命駕急歸，至家，伏地請罪。母命起，相如起立於側，見母涕泣不已，勸之曰：「兒今已貴，母宜喜，勿過傷也。」夫人曰：「兒今雖貴，母心操碎矣！當汝竊鑷而逃也，吾以術取回之，致汝手無分文，艱苦備嘗。深夜自泣，淚浮枕簟，無人知耳。一知汝生拙念，倉皇無措，恐少遲戕汝性命，急煩汝外祖父速速拯救。見汝同外祖父偕歸，吾心猶忐忑也。今汝已中，吾無掛心事矣，——然猶未也，尚未與汝完婚。」相如聞母言及此，曰：「兒正有一事稟白，外祖母之孫女皇甫氏，及笄未字，兒嘗見之，不知可結婚姻否？」夫人曰：「吾有此心久矣，但有異類之嫌，不肯媒定。兒既欲之，可。」以故相如父子皆得狐夫人云。

虛白道人曰：餘於價人，不羨其得豔妻，而羨其獲內助。餘於相如，不羨其得舉於鄉，而羨其母氏聖善。當相如之竊鑷而逃，術取之以逼其向誦讀之途，何其智也；當相如之陡生拙意，急救之以保其無性命之憂，何其仁也；及相如悔心轉意，煩生父以誘掖之，閱文卷以期望之，使浪蕩之子成功名中人，何其慈而義也！使天下之母氏盡如狐夫人之云為，何有嫡繼生養之分？

讀此文而不落淚者，其人必不慈。馬竹吾

有如此賢繼母，可為黑心符加棒喝。可以人而不如狐乎？上元李瑜謹注